

“旧书店”里的诗和远方



沈阳当代书店一瞥

在这个文本数据化的时代，几乎市面上所有的书籍都能找到它的电子版，就连静静躺在藏书室的古籍也被搬上了虚拟世界。然而，就在这网络快速发展的“读屏时代”，仍有这样一群人，用他们的坚守、信仰、情怀，守候着一家家旧书店，留住一片静谧与光阴，让人们还能在旧书卷的书香中回忆蕉窗听雨的静思，灯下夜读的顿悟，回忆图书馆午后的慵懒闲适。昨天是世界读书日，人民网记者用镜头记录下几组属于“旧书店”的人和事。

天津：书香我何须花 旧书店最后的坚守者

走进位于天津河北区三马路的天美书店，三排书架整齐摆放着各种有关美术的绘本，不足10平方米的空间略微显得有些局促，但并没有杂乱拥挤的感觉。

书店老板吕慧敏，是一位瘦高的中年女性，她介绍说，当初开店时由于距离天津美术学院比较近，所以更偏重于美术绘本，久而久之形成了现在的风格，经营这家店风风雨雨10多年，早与这些绘本结下了不解之缘。“你看这本，没事的时候就翻翻看看。”吕慧敏拿起一本绘本兴奋地说，书已经成为了她最亲密的朋友。

“你看，对面那一家也快坚持不下去了。”吕慧敏指着街对面的另一家旧书店说道，“清仓处理”四个大字格外显眼。早些年，这条街上有不少旧书店，现如今，只剩下天美书店和对街的另一家书店还在苦苦支撑。吕慧敏也曾想过把店盘出去，收回成本干些别的生意，但很快，她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舍不得啊，我们走了，老顾客去找找书啊。况且，这不还有一位‘邻居’了么。”吕慧敏安静地靠在书架上，看着老屋一本本开页的旧书，陷入沉思和回忆中。

作为这条街上最后的旧书店，还能支持多久？吕慧敏说：“只要能维持生计，就不会关掉书店。”

呼和浩特：没有谁是一座孤岛，每本书都是一个世界

谷雨时节，青城马路上的杨树、柳树都吐出嫩芽，沿街的桃花争相开放。早晨不到9点，年近古稀的段存瑞早早便来到文苑书店，整理旧书，开门迎客。而就在4个小时前，他还在自家书房里修整老旧线装书。“一修补起线装书连睡觉也忘了。”一旁的妻子埋怨道。

段存瑞1986年创办了文苑书店，2003年被内蒙古新闻出版局评选为内蒙古十大藏书家之一。作为呼和浩特第一家古旧书店，文苑书店内藏书约为10多万册，其中不包括段存瑞的个人藏书。创办31年来，段存瑞销售出去多少旧书？“按一个月最少卖1000本计算，30多年最少也得卖出40多万册古旧书。”段存瑞笑着说。



呼和浩特文苑书店

自嘲“藏书成癖”的段存瑞藏书有两大特点：其一是酷爱中医古籍，其二是偏好古典小说。“一个和我同龄的老中医家中医书也不见得有我多。”段存瑞笑道。中医古籍分为医经、方书、医案、医话和本草几大类。在他看来，“传承发展传统医学离不开中医古籍，所以先要有人做点抢救和保护工作”。而古典文学的古旧书籍不下千册，其中，四大名著收藏版本最为丰富，《三国演义》有10余种，《西游记》有6种，《水浒传》有5种，《红楼梦》有5种。

已经运营31年的文苑书店，如今吸引每天来往顾客不下百人，成交量却差强人意。“一天卖书最多时也就上百本，最少时也就30本左右。”段存瑞说，从理论数据来看，卖旧书是很赚钱的，比如5块钱收进来的书，能卖到二三十块，最贵的书可卖上万元。但是很多时候，收几十本书才能卖出一本，店里的书也就越来越多。“人家做30多年的买卖挣下的是钱，我们开旧书店30多年挣下的是书。”段存瑞的妻子笑着说。

在段存瑞看来，“淘换”、保存古籍不仅仅是为把“负债经营”的书店做下去，更重要的是在为广大读者提供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精神食粮的同时，抢救和保护一批先人智慧的结晶。谷雨时节的青城，沿街的桃花年年绽放。不过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纷繁，只把手机单纯当做电话来用的段存瑞仍端坐在自家文苑书店的书墙下，对于年近70的他而言，藏书这事儿还远没到“收手”的时候。



呼和浩特文苑书店店主段存瑞先生

沈阳：繁华静处遇知音 为顾客把好第一道关

在沈阳市皇姑区柴河街北陵小区居民楼里的“当代书店”。店老板老郭已经经营了22年，从1995年至今，他带着“当代书店”搬了四次家，“当代书店”来到这个居民区也已十年。

老郭爱书，他为自己的书店选书有一个原则，决不追随潮流跟风选书。他每两三天就会为书店添新书，选择的标准首先要看作者，国外的要看译者是谁，再看出版社是哪。他说：“来我书店的读者看书买书都是因为喜欢和信任我的书店，我要为他们把好第一关。”采访时，书店里来了一位读者，读者张先生说他第一次来这里是在2007年，那时书店刚刚搬到这儿。张先生平时很喜欢买书，也爱逛书店，他说当时走进这家店看了一圈就觉得不一样，看着书架上摆的书就能感觉到老板是个爱书的人，很会选书。

今年年初，老郭有了外孙女。近几个月来老郭和妻子一直在边开店边忙着照顾外孙女有些力不从心，也让他心里很矛盾。经过再三思索，老郭决定要把店出兑了。他说自己明年就要退休了，希望书店能出兑给同样爱书的人，把书店继续经营下去，以后他也会牵着外孙女的手来店做一个普通的读者。

上海：与旧书结缘，只因那点沧桑与韧劲

在上海的多伦路文化名人街，有一家小而著名的私人书店——内山书店。书店经营者殷世钦原是一名国企员工，打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拿着一本书四处晃悠，经营旧书多年，身上自带着一股旧书的沧桑与韧劲。

很多人因鲁迅先生而熟知的“内山书店”，原是一座位于四川北路2050号，坐北朝南的假三层西式楼房。1927年，鲁迅曾在这间书店购书，后来，内山书店成为了宣传左翼进步思想的根据地——在此举办的文艺“漫谈会”推进了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2013年6月，当地管理部门建议殷世钦经营的名著书店改为内山书店。老殷在一番内心挣扎以后，同意在门楣上再挂内山书店店名。老殷说，卖书也是一种社会责任，而他愿意把这份责任一直传承下去。

“在我开旧书店以前，我对能不能盈利心里也是没底的。因为单房租每月就要6000多，我卖旧书主要赚个差价。当时办旧书店主要源于内心的一种信念。但是随着办得时间越来越长，我的书店活了下来，而且越活越好。”确实，老殷旧书店的现状用“风生水起”一词来形容毫不夸张——老殷卖旧书出名了。报社、杂志记者扎堆来书店采访，文稿刊登出来，老殷会细心地一一收集。

如今，老殷小小的旧书店也跟随了时代的新潮流，支付方式一改往常现金付款，可以微信支付了。但不管怎样，他的经营理念依旧和以前一样，那就是，无论外面的世界怎么变化，“我都要把我的这家书店一直开下去。”

合肥：一间旧书店 一家人的坚守



合肥六安路增知书店老板陈桂霞向记者展示丈夫朱传国生前所著的两本书。朱传国去世后，她和儿子为了坚守丈夫生前的信念，继续将旧书店开下去。

在爱人眼中，合肥六安路的增知书店是一处心灵归宿。一间不足20平米的店面，堆满了几万册的旧书，关于这间书店的故事，温暖过无数合肥人。

提起这家增知书店，不得不提到“老朱”。2013年，增知书店的老板朱传国罹患癌症，书店难以继，濒临关门。热心的读者自发跑到书店购书，照顾他生意。在众人的接力下，书店生意回暖，坚定了他把书店开下去的决心。遗憾的是，2016年12月的一天，老朱没能抵抗住病魔的侵袭，因病离世。

“很多文人喜欢来书店里淘书，还有的把家里的旧书捐给我们。”老朱的爱人陈桂霞告诉记者，书店得到了社会各界好心人的帮助，丈夫去世后，她和儿子决定继续将书店开下去。



合肥增知书店内

现今，旧书店所遇到的这些困局只是图书业的一个缩影，无论新书店还是旧书店，它们都遭受着网络书店和电子出版的冲击。面对城市商业化的变局，这些旧书店的模样就变得越发有味道，它独居一隅的存在着，默守着文字，和羞着神色，在繁华的都市中盈满着不可言说的香气。城市的一角，散发着来自纸质旧书籍的书香，在岁月的朝夕间越发芬芳。店内逼仄的过道中拥挤着那些不知年岁的书籍，拿到一本散发着油墨味道的旧书，独特的版面设计、指尖与页面摩擦的触感，这不仅仅是单纯的偏好，更是一种割舍不掉的情怀。线装的、羊皮纸的、泛着古早油墨味的、静静地等待时光的流失。旧书其实不旧，倒有一种心生的寻意，如荒芜手间的一捧温暖。

(转自4月24日人民网，记者高媛、胡昱喆、陈立庚、周颂雪、刘琪、龚莎、苗子健、实习生杨升)

闭门觅句非诗法 只是修行自有诗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在讲话中引用南宋诗人杨万里的诗句“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修行自有诗”，借以说明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只有“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才能创作出激荡人心的作品来。

全诗如下：“山思江情不负伊，雨姿晴态总成奇。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修行自有诗。”

前两句写的是经历险阻的篙师，山川有情，晴雨多姿，足以成为舟行途中的享受。后两句有感而发，途中所见这些景象有助于诗歌创作，因此诗歌创作就不应该独处书斋，闭门觅句，而应该走向大自然。这两句一破一立，他所否定的是陈师道等人惨淡经营的作诗方式。相传陈师道每当登览获得创作灵感时，就急忙回家，卧于床上，以被子蒙头，一心作诗。不愿意听到别人说话声，以致猫狗都被逐出家门，小孩子也被赶到邻居家，所以，黄庭坚有诗说：“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赵少游。”(《病起荆江亭即事》)，概括了二人完全不同的创作方式，原本没有褒贬倾向，但流传开来之后，闭门觅句逐渐成了诗思艰涩、脱离现实的写照。

在理论上，杨万里“只是修行自有诗”之说，继承了前人“江山之助”的理论而有所发展。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说：“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称赏层崖，所以能润肌丰骨之情”，那是因为得到了“江山之助”。唐宋时期许多诗人在漫游、宦官途中，或者流落他乡时，写下许多优秀的诗篇，正是得江山之助。杨万里任途较为平稳顺利，相较于前人，更热衷于观察途中自然景物，将林林总总的自然界采撷入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万象毕来，献于诗材”，这些诗材让他应接不暇，“老夫不是寻诗句，诗句自来寻老夫”，也因此从中获得许多写作乐趣，更加不愿意闭门觅句了。他说：“城里哦诗枉断肠，山中物物是诗题”“此行诗向何处觅，山川景物总是题”，山川景物成了杨万里题咏不尽的对象，以致姜夔调戏他：“年年花月无闲日，处处山川怕见君”。

顾问：郑重
武广汉
主编：董凤宝

郑重

主办：宿州二中郑重图书馆

诗歌与美学

——青年诗人戴潍娜女士引领我们



【本报讯】5月12日晚7点，青年诗人、学者戴潍娜女士做客宿州二中泮水讲堂，为喜爱诗歌的朋友，带来了一场精彩讲座。

戴老师的讲座，是从她对自己文学启蒙的回忆开始的。她与听众分享了自己初中时代吴红梅老师在课堂上诵读老舍小说《月牙儿》给她留下的震撼，文学的种子也自此播下。“美学教育”，首先是文学的教育。

第二个问题，戴老师谈的是诗歌与当下社会的关系。当下社会，无疑是一个功利型社会，在这个社会

里保持诗歌的态度，是困难的，也必要的。人，总要有精神的关注，神的生活，而精神领域，最高贵的心就是诗歌。

第三，什么是真正的诗人。古中国的生活，基本是一种诗歌生活，诗人以诗心为政治服务，古中国根本上追求一种诗的正义。现代歌无法与古典抗衡，审美教育脱节，难辞其咎。真正的诗人，表达自己思考，并对公共问题发声。

戴老师对文学有一个精妙的喻，她说文学是一剂毒药，一旦毒，就要终身服用；而文学又是一

衷心感谢陈志强先生等向我校

郑重图书馆4月24日收到了上海陈志强先生捐赠的500余册图书。这些图书种类多样，而以社科类书籍为主，并含近30册作家签名书，这是对我校图书馆馆藏的重要补充。

陈志强先生是上海世界华人收藏家协会组委会员、秘书长。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曾担任《文汇报》副总编辑、负责人，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事业处副处长，上海《采风》杂志社社长等。

上海王京忠先生、田永昌与田英人父子、潘向黎女士、陆灏先生等近期也向图书馆捐赠了自己的藏书或者签名著作。

上海文化界的朋友一直关心着郑重图书馆，这是友谊，也是一种文化的情怀。

郑重图书馆首次无人售书现场



4月9日，无人售书现场

【本报讯】4月9日，郑重图书馆为最大限度地发挥旧书的作用，把几年前社会赠送的旧书以每本2元的价格，售给广大读者，受到了广大学生读者好评。

这些图书品相略差，多为海几家中学图书馆淘汰掉的图书，但很多书籍是适合学生阅读的。文学类、史传类、知识类等等，同学们自是各需。

9日上午，同学们早早地在图书馆门外，售书时间一多，很多同学就挤进售书地点，

我小时候是个野孩子，喜欢捉迷藏，到处乱跑拿着收集来的 kfc 玩具和小伙伴们一起演绎各种不着调的故事，此外像用自制肥皂水吹泡泡，搬个小板凳在院子里晒太阳等，也是我喜欢做的事儿。那时候，对于看书以及逛书店这样的事情，我是很不得躲在家里睡觉的。

姥姥告诉我，抓周的时候，我抓的是一杆笔和一个桃子。说实话，要说我早就有“书卷气”，摆明了就是鬼扯。不过好运气倒是有这么一丁点，比如“小升初”通过摇号上了理想的初中，中考压线流入目前的高中学校。

说来倒也像是命中注定，从我换了小学之后啊，便开始和书粘上了那么一丁点儿关系了。

小时候，精力旺盛，不爱睡午觉，每天中午，家里吵着打着都不能把我赶到床上去。后来我换了一个小学就读之后，这个状况改变了。换了小学，家里便安排我在姐姐家午休，姐姐人长得也漂亮，还是个很厉害的才女；会弹乐器，会街舞，还爱看书，字也写得好，还兼学画画。她这么繁忙，自然是要午休的，姐姐没法管我，她午休我也不能看电视。这就让不习惯午休的我很难过了。慢慢地，我只有捧本书来消磨时光。当时，《红楼梦》《水浒传》这类的名著我自然是不会看的，一是不感兴趣，二是我也读不懂哇。刚开始，看的只是《实用文摘》《儿童文学》之类的

“直须看尽洛阳花，始共春风容易别。”赏尽了洛阳城的名花，再与春风一道离去，还有什么遗憾？人生最难得，在得偿所愿。

天命之年，所思所念，倏忽，就与往年大不同了。不念华服，不念珍馐，不念闹聚，不念远游。

环顾陋室，拥书满架，信手取之，慢慢翻阅，觉得真是身得从容自得在。

鲁迅先生爱书是出了名的，“如爱好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凡嗜好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页每一页里，都带着深厚的趣味。”许广平说鲁迅“酷爱书籍，甚于一切身外之物”，“似乎是比生命还着重”。爱书如此，这该是怎样的“一种享受”？

叶嘉莹先生也是位嗜好读书的人，尤钟情于唐诗宋词。“我女儿说，唐诗宋词是我妈妈最爱的，她一生都在与诗词恋爱。”叶先生女儿的这个比方真是一语道破读书人的幸福。

类似的说法我也看到过。有人说，一个读者，喜欢某位作家，或者喜欢某部著作，喜欢之至，恰如“堕入情网”。这种沦陷，我至今没有享受过，心里感觉失落。

人是有情的动物，心灵的善感度各各不同。有人天生脆敏，易为情所动。世间总有一些人，天性类似。遇到天性同自己类似的人，仿佛就是遇到了另一个自己。当他在古今中外的作家中，偶遇了那另一个自己，该是怎样的惊诧与惊喜！

天性不同，即使同读一书，所接受的影响的也各不相同。一个人，天性和某种东西接近，那种东西马上就能打动他的内心。

苏轼九岁时，其母程氏教他《后汉书·范滂传》。苏问，轼若为滂，母许之乎？程氏说：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幼年苏轼，他的天性中就有与范滂相近的东西，“有忠义激励的一面”，范滂的言行与选择，一下子就能进入到苏轼的内心世界。苏轼后来屡遭厄运又屡屡豁达自适不改用世之心，既是他的天性，也与幼时即受范滂影响不无关系。

苏轼又说，当他第一次读庄子的文章时，他觉得他自幼年时代起似乎就一直在想着同样的事情，抱着同样的观念。

我想，苏轼的天性里住着两个人，一个类似范滂，一个类似庄子。苏轼“用

期刊。

上了初中，搬了新家，我读书的口味也换了，毕竟小学时读的那些书无法满足男生心中对金戈铁马、刀光剑影世界的幻想。于是我自己购买了第一套书——郭方主编的彩图版的《全球通史》。我喜欢中世纪英武的骑士，喜欢大航海时船只巨大的桅杆，喜欢拿破仑时华丽的军装，喜欢看关于二战的很多书籍。那时的我自诩为骑士，贵族，开始对不喜读书的人不以为然。现在想来，那时的我似乎有人儿堂吉珂德式的滑稽。不过，这奠定了我对历史的热爱。

初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突然买了许多书，也突然关注上了大海彼岸同我们有着血缘深仇的民族。至于为什么，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最初我看日本史，也是和看别的史书一样从通史开始看起。不过我的记忆力貌似是不大好的，因为我从来都记不清事件的发生时间和顺序，这对于一个读史的人来说可是相当不妙的事情。不过反常的是，我对史料的一些边边角角的印象却尤为深刻。这也就后来我研究公家史和民族文化以及民族审美打了一个埋伏。

公家，日本传统社会的旧贵族，他们在武士阶级的崛起之后开始衰落，但是他们并没有褪去原有的政治色彩，并且在二元政治中仍然发挥着特

出世的心情，做人世的事业”。“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这种修养的境界，来源于他的天性，也来源于他自我靠近的人。历经磨难的苏轼，从庄子的著作里寻得自己的相貌。越是伟大的作者，他的作品与人格之间的关系越密切。一个读者，不自觉地会往跟自己天性相近的作者靠近，不自觉地把他融进自己的血液里，耳鬓厮磨。

作品的风格其实就是一个人心灵的相貌。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这样理解：一个读者喜欢读什么样的作品，也正是他心灵修养的一种外化。

如果一个人，在万千作家中，觅得一位心灵和他相似的作家，从他的作品中获得大愉悦和大益处，那可真如同觅得如意郎君如花美眷。这种幸福和愉悦，必将伴其一生。

幸何甚哉？幸何甚哉！一位同事，痴迷金庸，从少年时代一直爱到现在，虽年近不惑仍不改初心。连女儿的名字，也取自金庸一武侠小说中人物的名字。书柜上摆满了金庸的各种武侠小说，每一部书，所有版本全都购来，自己笑谈曰“后宫佳丽”，苦思苦念想拥有一本金庸签名书。一次花数十元网购一本台湾版的金庸早期出版的武侠小说《说客行》。书很薄，整体印刷繁体版本。我很是不屑：“哪里值这么多钱？还繁体字”；还怼他：“

他看看我；这个版本数量有限，我已期待很久了。那样子，会让你不由自主地想：中五百万彩票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的呢？

每每，我就心有所失；我痴迷谁？于是，我总痛悔，怪自己少年时代没有书可读。年少时的恋爱对一个人影响深远，这是初恋般的影响。读书，真的如恋爱啊。

错过了初恋般的痴迷，错过了太多的读书时光，现在，我拼命地想要弥补。书海浩瀚，左顾右盼，想追随的想停靠的，实在太多，不觉眼花缭乱。没有品尝过独独钟情于某一位作家的超级沉醉的幸福感，但走过了一山又见一山的惊喜，也同样令人陶醉。

能在最美的年华里珍惜读书的时光，是幸福又幸运的；能在天命之年静享读书的乐趣，是幸福又满足的。

人生自是有情痴。一生很短，每个人想做的各各不同。有意义有价值能获得大自在大愉悦，就值得倾心相许。

（本文获郑重图书馆第四届“我与书”征文纪念奖。作者系宿州二中语文老师）

我与书

高三(12)班 王浩

殊的作用。不过因为他们的经济实力衰退，庄园被掠夺，话语权变得疲弱，使得他们在政治中都不得志的愤恨投入到日本传统的美学形态中去，以至后来江户中期细腻典雅的宽永文化开始诞生。我对公家的研究愈发深入，自己也曾盲目崇拜过武士，但那只是一时的沉迷。现在的我，不再像从前那般盲目地迷恋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学，而是把自己的视野扩展到东北亚、东亚、乃至全球。

正因我为对“公家”的深入阅读和了解，才以此为开端，开始向众多的领域扩展。

譬如喜欢经济史，是从童扬教授的《十六世纪日本社会经济史论》开始，意识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关系的丝丝缕缕密不可分的重要关系。此后便开始在史料中慢慢发现了此中重要的联系。后来我购得了钱穆的《中国经济史》，开卷之言“所谓唯物史观，即经济史观”句便让我感悟良深，后又购得网野野彦的《日本社会的历史》，宗泽亚先生的《清日战争》，和民国名

家裴士锋先生的《天国之秋》，更觉万事万物必有联系，绝非偶然而成。而我对日本民族审美以及民族文化、民族特性的理解，是从感悟公家团体所具有的独特传统艺术传承和发展开始的。譬如从《京都流年》和高桥的著作《千年古都——京都》中京都的变迁发展和后世历届公家的审美意趣和审美意识的改变中都略窥一斑。后又购得女史李冬君所著的《落花一瞬》，以及王向远教授的《日本风雅》，我开始了对该民族审美意识的系统性探究。至于后来都可在相关著作中很好地汲取到自己所需的知识，如小泉八云的《日本与日本人》，民国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所著的《日本论》，以及日本国内名家所著的《国家神道与日本人》。

到这里，相比同龄人乃至很多人，我对于日本的研究要深入很多了。我读这些书，也许有人以为我会盲目亲日，其实不然。大家读史为图个乐子，读多了便能以史为鉴。我知悉日本，我以客观的眼光看待日本，看待世界，并无偏激。

读书使我眼界开阔，也使我的审美趣味亦有提升。随着书看得越来越多，我涉猎的方面更广。比如现在，除了东亚史，我还喜欢读短篇小说，散文，杂文随笔等等。此外，我也读心理学、宗教、美学等方面的书籍。

读书与教书

任建

斯贝尔斯的话说，阅读和写作是灵魂之事，要唤起生命的自觉，让每个生命灿烂绽放。

庆幸的是，我的引导得到同学们的一致赞同，并迅速实施。据不完全统计，高一高二，我向学生们推荐并代为购买的书籍，有近百种之多。许多同学的阅读书单也是越来越长。赵百川同学“一书一净土”的书单中，有107种之多。他的读书笔记扉页中贴着一张明信片，内容有：“拂去你的悲伤，融化你的冰冷”；明信片两侧有他自己的心灵寄语，右侧引用唐代司空曙的《秋思呈尹植裴说》：“昼景委红叶，月华销绿苔。沈思竟何有，坐结玉琴哀。”左侧引用唐代司空图的《秋景》：“景物皆难驻，伤春复怨秋。旋书红叶落，拟画碧云收。”唐并悦同学的读书笔记上写有：“献给所有疲惫的心灵”；“在我的生命里/有个不寻常的热爱/是/超妙的哲理和流利的文辞/是/诗/它是献给所有被文意心灵的旅行。”王雪静同学的读合，通过不同途径，告诉学生读书的重要性。我告诉他们阅读的最大意义是要摆脱平庸，早一天就多一份人生的精彩，晚一天就多一份平庸的困扰；我告诉他们，读书可以丰富、高贵、安顿你的灵魂，可以影响和改变你的思想境界和精神气质；我告诉他们，读书可以让你在有限的生命中感受人类无限的光辉文明，读书可以让你超越短暂局限的肉身皮囊，进入永恒无限的精神世界。我告诉学生，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成长史，就是超越有限，进入无限的穿越史。因为“你得认识你自己”“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你得明白，“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尊严在于思想的力量”；你得明白，我们都主动或被动地在滚滚红尘中摸爬滚打，追求功名利禄，常常忘了生命的本来面目；我们以一个大地异乡者的身份；我们有一颗高贵的灵魂，以配自己不断流浪寻找的诗意，使自己能够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

除了读，我还引导他们写。针对同学们惧怕的写作，我从不限定所写范围和内容。我只要求他们想真事，说真话，讲真理，抒真情。因为我知道，阅读和写作是一种期待、一种引导和一种影响，化用雅

2015级新生又如期而至，我告诉自己，不能再误人子弟。从高一开始，我就不厌其烦地在各种场合、通过不同途径，告诉学生读书的重要性。我告诉他们，读书可以丰富、高贵、安顿你的灵魂，可以影响和改变你的思想境界和精神气质；我告诉他们，读书可以让你在有限的生命中感受人类无限的光辉文明，读书可以让你超越短暂局限的肉身皮囊，进入永恒无限的精神世界。我告诉学生，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成长史，就是超越有限，进入无限的穿越史。因为“你得认识你自己”“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你得明白，“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尊严在于思想的力量”；你得明白，我们都主动或被动地在滚滚红尘中摸爬滚打，追求功名利禄，常常忘了生命的本来面目；我们以一个大地异乡者的身份；我们有一颗高贵的灵魂，以配自己不断流浪寻找的诗意，使自己能够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

昨日大雪纷飞，雪满世界，一夜融化，余恍若于心情，感叹美景之短，不及捕捉，即逝，使如同往常之平淡。余感慨甚多矣，天地之不公，又何须怨矣。在校，优者自讨师喜也，差者，望洋兴叹焉，努力不得回报而气矣。自知贵在坚持，望一朝得果也。优胜劣汰乃自然之规律，为适其时而不得不长也。余常自弃，乃一时之失信，故后还乐也。即余不能改世界，故高改己也。

更让我惊奇的是，李文静同学在2016年11月11日的迟到检讨书中如是写：

我班级后墙上有个条幅，上书三句话，我常常和阅读者共勉：“阅读读丰富生命，思考提升智慧，修养完成人格。”（本文获郑重图书馆第四届“我与书”征文纪念奖。作者系宿州二中语文教师）

我看日本奈良时代，平安时代的贵族们热爱汉诗，其实我个人也喜爱诗词，拙作也有幸在校报上刊登过这么一两首。

我因东亚文化互通的魅力而品读佛经，自己也曾抄写过《地藏经》《金刚经》《药师经》。这些书籍魅力无边，其中的玄奥令人向往。

我认为，中国古代的文言著作更是炫目的瑰宝，我最喜欢的莫过于沈复的《浮生六记》，俞平伯先生也曾说过其具有令人迷炫的魅力。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这是我们学的第一篇文言文《童趣》的开头，它便是摘选自《浮生六记》。

读书也给我的生活带来改变。日本国宝级造庭师、禅师枡野俊明曾谈过整洁的仪容使人心情愉快，这也是修禅的一种。确实，整洁干净的仪容让人心情愉快，我也每天都会注意打理自己。此外，新美学给我的鉴赏能力以及摄影水平都带来了提升。比如，我喜欢岩田智子女士的陶器，刚中带柔，我也喜欢安藤雅信陶器中体现的与人的契合和质朴。

读书使我的改变如此之多之大，恐怕笔墨难以说尽。随着岁月的增长，日后我还将阅读更多书籍，这些书将更加紧密地改变我的人生。

（本文获郑重图书馆第四届“我与书”征文一等奖第一名）

冬季于四时之尾，又于四时之首。虽百花之凋零，古人曾云：“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松柏之初，不受外素影响而常青，又以梅香相衬，此季节确实不该退也，有违少年之誓而弃时矣，余悔也！则引王师之教诲：“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

迟则，乐乎？不亦乐乎？古人曾云：“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余此次之迟，固而感慨万千，明理甚多，乐与不乐，两者亦迟。昨日同好友谈心，心情豁然。余保证日后至少迟，逐递减，则不迟也。余亦尽力去学习也，恩师曾曰：“日积月累，故得智慧与学识，此学者之任。”余深受教诲，明也。一句余迟到校，却徒增五百余字，不易也。余因学历不高，所知甚少，若有误之处，望恩师谅也。

除此之外，更有文如其名的高雅同学，文思独创，思维开阔的任思琪同学，文采斐然，阅读写作表达三相宜的同学，刘月、张贤明同学，杨一鸣、李千豪、尉高耀等人的理性思维与批判，或洋洋洒洒数千文，或浅斟低唱借墨如金，往往叙事说理条分缕析，有条不紊，一语中的，直指要害，苏梦瑶、张晨晨、王天颖、柴慧敏、孙亚楠、康惠、张雨晴等人的文章每每有佳品，每次作文，我都带很重的期待去拜读他们的墨宝，几乎每次都能让我乘兴而归，满载而归。在高二下学期，我看到他们不间断读、辛勤劳作的收获；学生的佳作复印留存已有五六厘米之多，一批同学在各种征文和作文竞赛中荣获丰收。更重要的是，学生爱上阅读，并通过阅读获得了一种永不枯竭的力量——学会怎样阅读和学会怎样思考。

有如此之学生，岂不是一件幸事？读这些同学的文章往往一扫备课教学的疲惫，工作生活的繁琐，世俗人事的纷扰，有如此之学生，岂不是一件美事？

我相信阅读的力量，因为阅读就是用思维去思考知识和人生。我愿引领学生去发现阅读之魅，感受语文之美，我愿陪伴学生，在异乡的大地上不断地寻觅、思考、探索“我”作为思考者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不愿生命永恒，唯愿阅读常在，因为“我思故我在”。

我班级后墙上有个条幅，上书三句话，我常常和阅读者共勉：“阅读读丰富生命，思考提升智慧，修养完成人格。”（本文获郑重图书馆第四届“我与书”征文纪念奖。作者系宿州二中语文教师）

泰戈尔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5月7日是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诞辰156周年，他的诗作或许你听过不少，“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之间的距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但你可知道泰戈尔与中国有何渊源？

中国情结
1881年，20岁的泰戈尔发表著名论文《在中国的死亡贸易》，严厉谴责英国在中国倾销鸦片。用文字这种特殊的武器，表达了自己对中国人民的支持。

1916年，泰戈尔访日期间，在日本东京大学发表演讲，公开谴责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山东的恶劣行径。

1938年，为支持中国抗战，泰戈尔曾以五百卢比发起捐款活动，并书写长信《致中国人民》，鼓舞士气。

1956年，周恩来总理曾这样评价泰戈尔：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中国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访华趣事

诗坛领袖梅兰芳

泰戈尔首次访华适逢其64岁生日，梅兰芳在戏院为泰戈尔开了《洛神》专场演出，感动之余，泰戈尔即席赋诗一首，并书写在纨扇上赠与梅兰芳。吴晓铃教授译为：亲爱的，你用我不懂的语言的面纱遮羞你的容颜；正如那遥远如同一脉缥缈的云霞被水雾笼罩着的山峦。

获赠“竺震旦”

泰戈尔机缘巧合得到一枚图章，却一直苦于没有一个合适的中文名字可以篆刻。梁启超听闻，赠与他“竺震旦”的名字，“竺”取自“天竺”，意为印度，“震旦”是以前印度对中国的称呼，连起来就是中印和游友好的意思。

忘年之交

访华期间，徐志摩与林徽因担任泰戈尔的随同翻译。泰戈尔十分赏识徐志摩的才华，给他取了一个印度名字叫“素思吗”，徐志摩则称呼他“老戈爹”。古稀之年的泰戈尔探望徐志摩与陆小曼夫妇时，曾戏称他们是自己的儿子与儿媳。泰戈尔回国后，徐志摩一直与他保持书信来往。

（来源：光明网）

我喜欢读各类闲书。

作为一名女性读者，我从前最爱读的不是言情小说，而是各类武侠小说。大约是小时候刚会识字读书时，时代尚处于改革开放之前。那时候，社会上人们服装的色彩都还是比较单纯的蓝灰绿，也別奢望出版物能是丰富多彩的，个人想读啥就读啥了，有得书读就不错了！

小学时期，我曾有好长一段时间痴迷《三侠五义》。这本书我当时连看了好几遍，但就是不知作者是谁。因为借来那本书的时候，前后都缺失了好多页。书的内容是写包公在开封府时，在各位侠士的帮助下除暴安良的故事。现在回想，给我留下最深记忆的还有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以及锦毛鼠白玉堂了，双侠以及其他各位侠士在我的记忆里皆早已褪色。

我还看过一套八本的《五凤朝阳刀》。记得当时看了那套书，对魏忠贤很得要死。后来知道那书的作者竟然是我们宿州市萧县的作家冯家文，感叹了好久。

我上高中的时候，周围很多女生非常喜欢看琼瑶的言情小说，那简直是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有个女同学更是疯狂，她几乎把所有的零花钱都拿去买琼瑶的新书了，她每天来上课，书包都鼓鼓囊囊的，那都是琼瑶阿姨给的食粮，全班很多女生等着饱餐呢。像我这种读惯了武侠小说的人，当时只想在课余搜集一些经典的武侠小说看，对琼瑶的作品根本就不感兴趣，老觉得琼瑶阿姨的那种“我好喜欢好喜欢你啊”语言好假啊。

某次晚自习前，我正在看梁羽生的

《江湖三女侠》，有个低年级老同学问问我，有没有王京瑶的小说借给几本看看。他说他们班有些女生桌子上打了个洞在偷看这个人的说。我愣了愣，才意识到他说的可是琼瑶的小说。我告诉我，我不认王京瑶是谁呀，只知道有个作家琼瑶！

梁羽生的小说，除了《江湖三侠》、《白发魔女传》（云海玉弓缘）、《剑下天山》（萍踪侠影录）和《龙虎京华》我也都看过。我个人比较喜欢《白发魔女传》。这部小说曾被拍成各种风格的影视剧，林青霞版的发魔女很有魅力。

著名的古龙，语言飞扬灵动，行文洒脱充满魅力。我只读过三部作品：《多情剑客无情剑》、《留香传奇》和《绝代双骄》。其中《绝代双骄》我读了好几遍。当时的觉，就是花无缺太完美了，小鱼儿狡黠无赖了，铁心兰太美了，而樱，又太腹黑了！还感觉，燕南天可谓正人君子，移花公主两姐妹真是可怜，而江别鹤与江玉郎父子二人，真是奸诈又可恶！

我有一个朋友特别喜欢读古龙小说，她曾经能在不同的场合说出很多古龙作品中的语言。她

回忆为妈妈读书的日子

竹禾

妈妈读书成了经常的事情。我翻小画书，妈妈便听小画书，我读长篇小说，不认得的字太多，几近是跛脚走路的样子，自己一知半解却还能让妈妈听得津津有味。妈妈对作文选最感兴趣，因为作文选里有我的同龄人描写他们的爸爸妈妈，说他们的好，也说他们的不好。记得有一个小作者写自己的“抠门”妈妈，大概是和妈妈一起去卖棉花，写妈妈怎样的计较价格才终于把几大袋棉花卖出去，小作者满心以为妈妈会带自己吃顿大餐，没想到妈妈连下个小馆子都是犹豫了好久好久的。但是这样抠门的妈妈却对孩子的学习很上心，买多少书都是极大方的。妈妈听着，笑出了声，在她看来，小作者的埋怨也是那么地可爱。妈妈听一遍还觉得不够，让我再读一遍，妈妈像第一次听一样，认真又动情，仿佛她就是那个“抠门”的妈妈。

妈妈听我读书的时候是在不停的忙碌的，擦擦洗洗，烧火做饭，喂鸡养鸭，或者是裁衣服，剥花生，她从来都舍不得自己闲下来的。慢慢地，我的功课多起来，心思也密起来，无心为妈妈读书了，妈妈似乎也忘了这茬事，毕竟她总有忙不完的活儿。就这样，孩子们长大了，皱纹也悄悄聚在妈妈的脸上，她白里泛黄的皮肤变成暗黄，妈妈的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我们都惶恐地意识到妈妈的风湿性心脏病加重了。

妈妈是在我读大学之后开始频繁去医院的，她总说对弟弟很抱歉，因为心力不足，对正读高中的弟弟关爱不够。假如妈妈能看到长大之后的弟弟对整个家庭的担当，她一定会很欣慰的吧！假期里，我重读雷达的《穆斯林林的葬礼》，书中的新月姑娘得的也是风湿性心脏病，当我看到“二尖瓣狭窄和闭锁不全”这样的医学术语时，内心涌起的复杂的心酸里竟也升腾起一丝亲切。或许是楚湘潮近乎乎嘶力竭的劝慰和激励感染了我，我打算给妈妈读

这本书。我打算是从什么时候起，为妈

手

手

手

手

手

手

手

手

手

手

手

手

手

手

手

手

手

手

手

手

手

手

手

手

手